

# 秋天，行走在溪岙岭上

□姚远

说起溪岙岭，也许有人不一定知晓。但如果提及溪岙岭隧道，很多北仑人会说：“那不就是太河路上，连接北仑城区和滨海新城的隧道吗？”车子过城湾水库，距溪岙岭隧道五六百米处，太河路右侧山坡上去，就是溪岙岭了。

斜阳映山，芦花静放，山路盘旋，人心渐渐安静下来。

此时，白露已过，寒霜尚早。山野草木都笼着一层淡淡的秋光，显出几分静美和诗意。其实明净高远的秋天，本身就是一首隽永的诗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”苍苍蒹葭，即青青芦苇，它们在古老的《诗经》里美了三千年。我穿行在山间芦苇丛中，那些苇叶不知什么时候伤到了我的脚，脚面泛起好几道长长的红色划痕。也许是芦苇与人亲近吧，这么想着，我很快就原谅了它们。回望身后一大片一大片的芦苇，那青青的生命底色，散发着秋天淡远的清香……

因为这些芦苇，我流连于溪岙岭的每一个秋天。日出日落，夏去秋来，大自然总给我们生命的灵感和启示。

早起去溪岙岭看日出，是蛮有意思的。当太阳渐渐爬上东面山脊的那一瞬，我想起俄国诗人巴尔蒙特的诗句：“为了看看太阳，我来到了这世上。”巴尔蒙特自称“太阳的歌手”，他一生执著地为太阳写诗。

总有一轮太阳为你升起，总有一个清晨令你更加热爱生活，总有一种力量让你热血沸腾……

去山顶看日出，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你的态度往往决定你的生活。

迎着山头初升的朝阳，我在山路上漫步。这山路向东往九峰山的瑞岩寺景区，朝西可至大碇共同村。无论你往哪条路走，都有值得看的风景。

山上的草木，有的还在蓬勃生长，有的已挂上成熟的果子。午后，所有苇草清香或槐花蜜的浓香都被阳光煮熟——醇厚又绵长，仿佛每一株草木的身体里都贮蓄着一个小小的太阳。

沿着山路向前走，空灵的鸟鸣从林间传来，“咕——咕——咕——”，这婉转的叫声，两短一长，如同夏日清凉的冰饮，唤醒我日渐迟钝的听觉神经。这位大自然的歌手，总是极喜欢逗人玩，你循声望去，它又调皮地隐匿在树林深处，一双乌溜溜的圆眼珠闪烁在交错的枝叶间。原来，它也在暗暗瞧着你呢！

穿过林木茂密的山道，前方有金色的阳光穿越树叶间的缝隙，直直地撒下来。仰头望去，一轮绮丽的太阳光晕出现于林梢。原来转角就是太阳！这样的时刻需要恰到好处时间、光线和角度。回头想想，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？

山风拂过，我的身影斜映在地面，左右衣袖像鸟的两翼飘飞在云端，我仿佛长出了一对翅膀……此时大概只有班得瑞《金色的翅膀》的旋律最契合我的心情。

那些早起练瑜伽的人，三五成群，面对空旷的山谷，屏息凝神，俯仰拉伸，人的心灵和自然是如此契合……

那天在山路上，我偶遇一位六十多岁练瑜伽的阿姨。她告诉我，她曾在上海创业，近年才回老家安度晚年。她没什么文化，但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，苦心培养的孙辈中，还有海外留学回来的研究生。这位阿姨和我分享着她生活中的种种喜悦，我们道别时，她笑着对我说：“凡事只要不怕吃苦，总会有成功的那天。”

我也常遇到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，他是大家熟悉的小朋友：结实实的小身板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……上山时他总想超过我们，常常加大步子向前跑。这孩子好胜心强，看到骑自行车的人，他会边追边跑。他和我熟悉后，总爱问：“山路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虫子？这些虫子又叫什么名？”有时他也会给大家背一首小诗，一段课文，半小时的上山路因此变得欢快起来。

最有趣的，是那位背着小萌狗上山的骑行者。这位年轻的小伙子，一路骑车，一路温柔地哄着他身后背袋里的小狗，这小狗还穿着和它主人同款的浅黄色外衣……

我们行走在溪岙岭的秋天里，自己也成了溪岙岭秋天的一部分。

溪岙岭的秋天有着强大的治愈力。日出溪岙岭，是一幅画，也是一首诗，更是一种信念。

记得有次早起去溪岙岭，快到山脚时，风雨交加，狂风翻卷，只得就近在路边公交车站台躲雨。本想等雨后上山，可我最终还是迎着风雨，直接抵达山顶。雨势渐小，空气清新，雾岚弥漫，恍如仙境，身心空灵，大概羽化成仙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。

原来生活总有光，那神奇的力量源于你对生活的热爱。执著这份热爱，你逢山开山，遇水涉水，哪怕疾风骤雨的日子，你也总能见到美丽的风景。

溪岙岭的山路边生长着许多草木，如红蓼、紫花香蓼、大吴风草、胡枝子、葛、千里光、紫珠和寒莓等，有些是我以前不曾见过的药草。

红蓼，味辛辣，在辣椒还没传入中国之前，它是很好的调味品，有人把它和葱、蒜、韭菜、芥菜一起合称“五辛”。古人甚至利用它的辛辣特性驱赶蚊虫，他们把晾干的红蓼编成绳子，将其点燃后，红蓼散发出浓烈的辛辣味，熏得蚊虫仓惶逃离……作为药草的红蓼，其叶能祛风除湿、清热解毒，花能活血止痛，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。

诗人说，“数枝红蓼醉清秋”。那么没有红蓼的秋天，肯定也少了几分诗意吧。

那年寒秋在长江古渡口，我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蓼花，映着茫茫东去的江水……我想起千年前贬谪于此的苏东坡。

苏东坡《赤壁赋》中写长江小洲上的红蓼花：“蓼花洲上见青天，白鹭飞来似神仙。”热闹的红蓼繁花映着蓝天，远来的白鹭自在悠闲……随风飘曳的红蓼花遍满小洲，生命原来可以这般开阔，这般闲适！生命力顽强的红蓼花感染着苏东坡，他被贬的抑郁愤懑也随之渐渐消散。

中国古代文人命运曲折，一生羁旅漂泊。但即使最凄冷悲苦的岁月，他们的内心也往往繁花盛开，犹如秋天的红蓼，以其特有的红色和辛辣抵抗着命运的各种不堪。我想，数年后当苏东坡挥手作别这片土地时，这

些绚烂的红蓼花，一定时时出现在诗人远行的梦里。

画家齐白石笔下，也常可见秋天红蓼花的影子。

齐白石画红蓼，多是胭脂红着色，红蓼花穗浓淡有致，淡墨大花叶稍显夸张。他画的秋水红蓼图中，常见水蜻蜓、水虾和螃蟹衬着水边一串串红蓼，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增添了画面的灵动感，每一幅红蓼图都弥漫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。

齐白石离开故土后，家乡的山水草木常撩起他的乡愁。与画家童年相伴的草木万物，早已融入他的生命。齐白石的红蓼图，就是一幅幅浓郁的思乡画。

溪岙岭是普通的小山岭，它给予我的人生哲学和美学的联想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

山道上，还经常可见紫花香蓼，它身披紫花，如冷眼观尘世的美人。紫花香蓼仅是外表高冷罢了，其实它有着着一颗济世的热心，比如夏季风寒感冒，头痛发热，它都能帮到我们。大吴风草，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草药，宽大深绿的叶子犹如莲叶一样舒展，大叶子上点缀着一簇簇金黄的小花，有人称它“一叶莲”。它的根可以清热解毒、活血化瘀，是不可多得的药材。

溪岙岭是草木的家，时光流转，岁月更替，溪岙岭的草木生生不息。

“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。”草木有着自己的本心，它并不需要借助人去博取什么赞誉和虚名。

简单如草木，无名如草木。

溪岙岭的这些草木成了我的知心朋友。我的相册里保存着它们各种美丽的样子，无论是阳光下，风雨里，还是下雪天，它们总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。

秋天，行走在溪岙岭上，人格外沉静踏实。

当人心安静下来时，我们就会与自己相逢：初升的红日，明净的蓝天，动听的鸟鸣，蓬勃的草木……它们都是你心里的光。